

# 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研究計畫

## 「歷史記憶：新史學觀點之歷史教材設計」第二次讀書會

### 專題演講紀錄

時間：民國 102 年 4 月 13 日（星期六）10:00- 12:00

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3 樓 第一會議室

主席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周愚文院長

出席人員：王汎森、周愚文、許添明、甄曉蘭、陳麗華、卯靜儒、方永泉、林郡雯、何淑宜、楊國揚、何思暉、朱美珍、李素君、詹美華、裘長平、葉珍玲、李涵鈺、羅鈴尹、廖苑君（依簽到順序）

紀錄：詹美華

#### 一、專題演講：談談「歷史記憶」

主講人：中央研究院 王汎森 院士兼副院長

#### 二、演講內容摘要：

首先，王院士提到他早年為《當代》策劃的一個「歷史記憶」的專輯，可能是國內第一個這方面的專輯。他也指出，歷史記憶的研究論述，對傳統歷史研究的權威形成很大的挑戰。在法國及西方世界享有盛譽、對歷史記憶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Pierre Nora 認為，「記憶」是當今的現象，現在生活的一部份，具連續性，是共享的，而「歷史」是對過去的再現，目前已不存在，非連續性，距離的產物；「記憶」與「歷史」是互為因果、也互相對抗、敵消則我長。不過王院士認為，記憶與歷史之間，並不是那麼截然地你消我長，在許多時候互不相關，但有時是互相周流，是一種在虛虛實實的、因果之間一如不間斷的「旋渦」的關係。

王院士也介紹了 Maurice Halbwachs 對「集體記憶」(collective memory) 的研究，強調人們的記憶通常受社會架構的約束；每一種記憶都有其社會的關連性、社會的脈絡，強調某種記憶要靠相關的社會群體的支撐，才可能存在或延續。王院士認為，記憶與認同、行動及政治抉擇密不可分，社會的集體記憶也有可能被個人或一小撮人的努力所顛覆和翻轉。此外，法國的 Renan 也提醒我們遺忘 (forgetting) 的重要性，遺忘也是建構國族的要素；沒有失憶，則無法建構國族。可以說，遺忘的歷史性和記憶的歷史性，就如銅板的一體兩面。而 Frederic C. Bartlett 認為記憶一方面是痕跡的遺留 (trace)，另一方面則是有架構的基模 (schema)；歷史記憶需要有支撐的群體，因為記憶不是如流水的自然流動，而是如射出的箭，需要依附在群體，若記憶的箭沒有附著在群體，則落下，遭到遺

忘。然而，一個社會如何記憶呢？Paul Cannerton 指出，儀式、禮儀，及社會或個人身體的習慣（肢體記憶），都是保存記憶的方式。

最後，王院士提到「教科書」的出現是一件大事，對知識的組織及傳遞的方式與傳統相當不同。他說，現代歷史教科書對形塑人們的歷史記憶具有重大的影響，因為教科書的出現，尤其是北伐之後相對統一的歷史教科書，傳遞了較為一致的歷史知識，同時也消滅了各地人們道聽途說、想像式的歷史知識。歷史教科書逐漸瓜分了記憶的領土，如 Pierre Nora 所指，成為記憶「消」而歷史「長」的現象，而且往往一代人對過去的記憶有一個比較大的公約數。在我們的經驗中，政府統編教科書時代，即是明顯的例子。但受網路興起的影響，對教科書形成另一種抗衡力量，歷史教科書形塑人們歷史知識的將來影響目前還難說。無論如何，王院士認為，討論歷史記憶的問題時，應先從歷史資源的「稀少性」和「限制性」開始；然後問為什麼人們會開始發動記憶、召喚記憶，這些記憶資源如何形成一套政治語言，慢慢變成為政論中關鍵的部份，進而形塑政治？一如清末的召喚歷史記憶，讓漢族人民意識到受滿族帝王的統治，於是形成記憶的分裂，最後帶來帝國的分裂。事實上，人們的知識中常有潛伏著許多記憶，它像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”matter”，它不大起作用，並不表示它不存在或不能作用；一旦社會情境變化，人們召喚某些歷史記憶，賦予這些”matter”（素材）意義，使之情節化、脈絡化，成為現實的政治語言，就形成了亞里斯多德所謂的”form”了。

三、散會：12:30